蜀山劍俠傳/02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六回　白露橫江 良朋談往事　青霓掣電 俠女報親仇

下一回▶

許鉞道：「我家祖先世代在大明承襲武職，家傳九九八十一手梨花槍，在武漢三鎮一帶頗有盛名。我有一個族弟，名喚許錩，小時一同學藝，非常友愛。家父因見異族亡我國家，非常忿恨，不許在朝中爲官。因此我弟兄將武藝學成之後，舍弟便出外經商，我便在家中閉戶力田，同時早晚用功習武。

「八年前，舍弟忽然跑了回來，左手被人打斷，身上中了人家的暗器。問起情由，原來是他經商到長沙，走到一個大鎮場上，看見一個老婆子，帶着兩個女兒，大的不過也就十七八歲上下，在那裏擺把式場子。場上立着一面旗，上寫比武招婿，說話非常狂傲。這一老二小三個女人，在鎮上亮了三天的場，被她們打倒不少當地的有名教師。舍弟年輕，見獵心喜，便下去和那女人交手。先比拳腳，輸給人家。後來要求比兵刃，纔一出手，那老婆子便上前攔住，說道：『小女連日比試，身體睏乏，兵刃沒眼睛，彼此受了傷都不好。況且適纔貴客業已失敗在小女手中，就算這次贏了，也無非扯個平，算不得輸贏。莫如由老身代小女比試，如果老身輸了，立刻照約履行，以免臨時又來爭論。』舍弟欺那婆子年邁，她說的話也近情理，雙方同意之後，便動起手來，誰想打了半日，不分勝負，正在難解難分。那老婆子使一對特別的兵刃，名喚麻姑鋤，非常神妙，想是老年氣弱，看看有些支撐不住。舍弟眼看就要取勝之際，忽覺右臂一陣痠痛，手一鬆，一個失着，被那婆子一鋤，將他右手打折。當時敗下陣來，回到寓所一檢查，原來他無

心中中了人家一梅花針。

「要是明刀明槍輸了，自無話說。像這樣暗箭傷人，使舍弟變成殘廢，愚兄自然絕難容讓，便連夜同舍弟趕往那個鎮場，恰好走到半路相遇。愚兄那時除了自家獨門梨花槍外，又從先師孟心一那裏學了幾年內功，她們母女自然不是對手。先是那女子同我動手，因見她武藝相貌均好，不忍心要她的命；況且打傷舍弟的又不是她。少年輕狂，想同她開開玩笑。又在四五月天氣，穿得很單薄。我便用醉仙猿拳法同她動手，老是在她身旁掏掏摸摸，趁空在她褲腰上用鷹爪力重手法捏了一下，故意賣一個破綻與她。恰好她使了一個鴛鴦連環腿踢將過來，被我接在手中。祇一些的工夫，她褲帶早被我用手指捏得已經要斷，她又用力一振，褲子便掉將下來。

「在衆目之下，赤身露體，妙相畢呈。她羞得要哭出來。那婆子一面用衣服與她遮蓋，一面上前朝我說道：『我母女本不是賣武爲生，乃是借此招婿的。小女既輸在你手中，請你就照約履行吧。』我本爲報仇而去，況且業已娶妻生子，不但未允，反說了許多俏皮話。那老婆子惱羞成怒，便和我動起手來。這時大家都兵刃拼命相持，還未到半個時辰，我也覺着左臂痠痛，知道她們又發暗器。偏偏那婆子倒霉，我中暗器時，她剛好使了一個吳剛伐桂的招數，當頭一鋤打到。我右手單舉着槍，橫着一擋。她第二鋤又到，我忍痛抖着槍使了一個怪蟒翻身，抖起斗大的槍花，祇一絞將她兩鋤撥開，她露出整個的前胸，我當時取她性命，易如反掌。祇因不願打人命官司，所以槍尖垂下，將她左腳筋挑斷，倒在地上。我纔對她們說道：『許某向不欺負婦人女子，誰叫你們暗箭傷人？這是給你們一個教訓，警戒你們的下次！』說完，我便同舍弟回家。且喜那梅花針打中得不厲害，僅僅受了一些微傷。後來纔知道，那老婆子是南五省的江洋大盜余化虎的老婆，有名的羅剎仙蔡三娘。她兩個女兒，一個叫八手龍女余珣姑，小的一個便是如今尋我爲仇的女空空紅娘子余瑩姑。

「上兩月，有一個湖南善化好友羅新，特意前來送信，說那余珣姑因我當衆羞辱於她，又不肯娶她爲妻，氣病身亡。蔡三娘受傷之後，已成廢人；又因痛女情殷，竟一病而死。我聽了非常後悔，但也無濟於事。誰想她次女瑩姑立志報仇，天天跑到她母親、姊姊墳前去哭。偶然遇見羅浮山女劍仙元元大師，看她可憐，收歸門下。練成劍術之後，便要尋我報仇。

「羅新從大師同派中的一個朋友那裏得來消息，他叫我加緊防備。恰好賢弟約我入川，訪師學劍，正合我意，原擬隨賢弟同行。那日賢弟出門，我正在門外閒立，忽然走過一

個女子，向我說道：『這裏就是許教師的家中麼？』我便說：『姓許的不在家，你找他則甚？』她說：『你去對他說，我是來算八年前的舊賬的。我名叫余瑩姑，他如是好漢，第七天正午，我在江邊等他。如果過午不來，那就莫怪我下絕情了。』我聞言，知道她既尋上門來，絕不能善罷甘休。我就能逃，也逃不了一家老小，倒不如捨這條命給她。時隔多年，她已不認得我，樂得借七天空閒，辦理後事。便答道：『你不就是元元大師的高徒紅娘子麼？當年的事情，也非出於許某他的本心，再說釁也不是他開。不過事情終要有個了斷，他早知你要來，特命我在此等候。他因爲有點要事須去料理，七日之約，那是再好不過，你放心，他屆時準到就是。』那女子見我知道她的來歷，很覺詫異，臨去時回頭望了我幾眼，又回頭說道：『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，原來閣下就是許鉞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我本應當今天就同你交手，可報殺姊之仇。祇是我門中規矩，要同人拼死的話，須要容他多活七天，好讓他去請救兵，預備後事。第七天午前，我準在江邊等你，如要失信，那可不要怪我意狠心毒。』我明知難免一死，當下不肯輸嘴，很說了幾句漂亮話。那女子也還不信，祇笑數聲而去。過後思量，知道危在旦夕，又知道賢弟能力不能夠助我，不願再把好朋友拖累上。先時不肯對你說明，就是這個緣故。」

這時已屆辰初二刻，日光漸漸照滿長江。江上的霧，經紅日一照，幻出一片朝霞，非常好看。二人正說得起勁，忽見上流頭搖下一隻小舟，在水面上駛行若飛。陶鈞忙道：「師父的船來了，我們快去迎接吧。」許鉞遠遠向來船看了又看道：「來船絕不是朱老師，這個船似乎要大一些。」言還未了，來船業已離岸不遠，這纔看清船上立着一位紅衣女子，一個穿青的少年尼姑。那紅衣女子手中擎着一個七八十斤的大鐵錨，離岸約有兩三丈遠，手一揚處，便釘在岸上，腳微一點，便同那妙齡女尼飛身上岸，看去身手真是敏捷異常。陶鈞正要稱羨，忽聽許鉞口中「唉」的一聲，還未及說話，那兩個人已經走到二人面前。那紅衣女子首先發言，對許鉞道：「想不到你居然不肯失信，如約而來。這位想必就是你約的救兵麼？一人做事一人當，何苦饒上好朋友做甚麼？」陶鈞聞言，便知來人定是許鉞所說的紅娘子余瑩姑了，因惱她出言無狀，正要開口。許鉞忙拉了他一把，便對余瑩姑說道：「姑娘休得出言無狀。許某堂堂男子，自家事，自家了，豈肯連累朋友？這位小孟嘗陶鈞，乃是我的好友。他因有事入川，在此等候他的師父。我一則送他榮行，二則來此踐約。你見我兩人在此，便疑心是約的幫手，那你也和這位比丘同來，莫不成也是懼怕許某，尋人助拳麼？」余瑩姑聞言，大怒道：「我與你不共戴天之仇，如今死在臨頭，還要巧語傷人。今日特地來會會你的獨門梨花槍，你何不也在你家姑娘跟前施展施展？」說罷，腰中寶劍出匣，靜等許鉞亮兵刃。

許鉞聞言，哈哈笑道：「想當初我同你母親、姊姊動手，原是你們不該用暗器傷我兄弟，

我纔出頭打抱不平。那時手下留情，並不肯傷她二人性命。你姊姊丟醜，你母親受傷，祇怨她們學藝不精，怪得誰來？今日你爲母報仇，其志可嘉。久聞你在羅浮練成劍術，許某自信武藝尚不在人下，若論劍術，完全不知。你如施展劍術，許某情願引頸受戮，那也無須動手。若憑一刀一槍，許某情願奉陪三合。」說罷，兩手往胸前一搭，神色自如。那穿青女尼自上岸來，便朝陶鈞望了個目不轉睛。這時見二人快要動手，連忙插嘴道：「二位不必如此。我也同貴友一樣，是來送行的。二位既有前嫌，今日自然少不得分一個高下。這事起因，我已盡知。依我之見，你們兩家祇管比試，我同貴友做一個公證人，誰也不許加入幫忙如何？」許鉞正恐朱梅不來，陶鈞跟着喫苦，聞言大喜，連忙搶着說道：「如此比試，我贊成已極。還未請教法號怎麼稱呼？」那女尼道：「我乃神尼優曇的門下弟子，叫素因便是。瑩姑是同門師妹。她奉叔叔之命，到我漢陽白龍庵借住，我纔知道你們兩家之事。我久聞許教師乃是武漢的正人俠士，本想爲你們兩家解紛，但是這事當初許教師也有許多不對之處，所以我也就愛莫能助了。不過聽許教師之言，對劍術卻未深造。我們劍仙中人，遇見不會劍術的人，放劍去殺他，其原因僅爲私仇，而那人又非奸惡的盜賊，不但有違本門中規矩，也不大光明，我師妹她是決不肯的。教師祇管放心，亮兵刃吧。」許鉞聞言，感覺如釋重負，不由膽氣便壯了三分。他的槍原是蛟筋擰成，能柔能剛，可以束在腰上。一聲：「多謝了！」便取將出來，一脫手，筆桿一般直，拿在手中，靜等敵人下手。

余瑩姑原有口吃毛病，偏偏許鉞、素因回答，俱都是四川、湖北一帶口音，說得非常之快，簡直無從插口，祇有暗中生氣。及至聽素因說出比兵刃、不比劍的話，似乎語氣之間，有些偏向敵人，好生不解。自己本認爲這是不共戴天之仇，原打算先把敵人嘲弄個夠，再放飛劍出去報仇。如今被素因說了多少冠冕堂皇的話，又的確是本門中的規矩，無法駁回。越想越有氣，早知如此，不請她同來反倒省事。若不是臨行時師父囑咐「見了素因師姊如同見我，凡事服從她命令」的話，恨不得頂撞她幾句，偏用飛劍殺與她看。正在煩悶之間，又見許鉞亮出兵刃，立等動手，不由怒火千丈道：「大膽匹夫！你家姑娘不用飛劍，也能殺你報仇，快些拿命來吧。」言罷，道一聲：「請！」腳點處，縱出丈許遠近，左手掐着劍法，右手舉劍橫肩，亮出越女劍法第一招青鸞展翅的架勢，靜待敵人進招。那一種氣靜神閒、沉着英勇的氣概，再加上她那絕代的容華，不特許、陶二人見了心折，就連素因是神尼優曇得意弟子，箇中老手，也暗暗稱許她入門不久，功行這樣精進。

這時許鉞在這生死關頭，自然是不敢大意，將手中長槍緊一緊，上前一縱，道一聲：「有僭！」抖起三四尺方圓的槍花，當胸點到。瑩姑喊一聲：「來得好！」急忙舉劍相迎。

誰知許鉞槍法神化，這一槍乃是虛招。等到瑩姑舉劍來撩時，他見敵人寶劍寒光耀目，削在槍上，定成兩段。瑩姑的劍還未撩上，他將槍一縮，槍桿便轉在左手，順勢一槍桿，照着瑩姑腳面掃去。瑩姑不及用劍來擋，便將兩腳向上一縱，滿想縱得過去，順勢當頭與許鉞一劍。誰想許鉞這一槍桿也是虛招，早已料到她這一着。瑩姑剛剛縱過，許鉞槍柄又到手中，就勢一個長蛇入洞，對準瑩姑腹部刺到，手法神妙，迅速異常。許家梨花槍本來變化無窮，許鉞從小熬煉二十餘年，未有一日間斷。又從名師練習內功，昇堂入奧，非同小可。瑩姑所學越女劍，本非等閒，祇因一念輕敵，若非許鉞手下留情，就不死也帶了重傷了。許鉞這幾年來閱歷增進，處處虛心，極力避免結仇樹敵。深知瑩姑乃劍仙愛徒，此次但求無過，於願已足，故此不敢輕下毒手。槍到瑩姑腹前，瑩姑不及避讓，「呀」的一聲未喊出口，許鉞已將槍掣回。瑩姑忙將身體縱出去丈許遠近，再看身上衣服，已被許鉞槍尖刺破。又羞又惱，劍一指，縱將過來，一個黃河刺蛟的招數，當胸刺到。許鉞見她毫不承情，便知此人無可商量，便想些微給她一點厲害。知道劍鋒厲害，不敢用槍去迎，身子往右一偏，避開瑩姑寶劍，朝着敵人前側面縱將過去。腳纔站定，連手中槍，一個金龍回首，朝瑩姑左脅刺到。這回瑩姑不似先前大意，見許鉞身子輕捷如猿，自己一劍刺空，他反向自己身後縱將過來，早已留心。等到許鉞一槍刺到，剛剛轉過身來，用劍照槍桿底下撩將上去。許鉞知道不好，已無法再避。自己這一條槍，費盡無數心血製造，平時愛若性命，豈肯廢於一旦。

在這危機一髮之間，忽然急中生智，不但不往回拖槍，反將槍朝上面空中拋去。接着將腳一墊，一個黃鶴沖霄燕子飛雲勢，隨着槍縱將出去。那槍頭映着日光，亮晶晶的，剛從空中向衰草地上斜插下來，許鉞業已縱到，接在手中。忽然腦後微有聲息，知道不好，不敢回頭，急忙將頭一低，往前一縱，刷的一聲，劍鋒業已將右肩頭的衣服刺了一個洞。如非避得快，整個右肩臂，豈不被敵人刺了一個對穿？原來瑩姑劍一直朝許鉞槍上撩去，沒想到許鉞會脫手丟槍。及至許鉞將槍扔起，穿雲拿月去接回空中槍時，瑩姑怎肯輕饒，一個危崖刺果的招數，未曾刺上。知道許鉞使這種絕無僅有的奇招，正是絕好機會，毫不怠慢，也將腳一蹬，跟着縱起。二人相差原隔丈許遠近，祇因許鉞縱去接槍，稍微慢了一慢，恰好被瑩姑追上，對準後心，一劍刺到。寶劍若果迎着順風平刺出去，並無有金刃劈風的聲音，最難警覺。還算許鉞功夫純熟，步步留心，微聞聲息，便知敵人趕到身後，祇得將身往左一伏，低頭躲去，肩頭衣服刺了一下。也顧不得受傷與否，知已避過敵人劍鋒，忽地怪蟒翻身，槍花一抖，敗中取勝，許家獨門拿手回頭槍，當胸刺到。瑩姑見自己一劍又刺了個空，正在心中可惜，不料敵人回敬這樣快法。這時不似先前大意，將身一仰，槍頭恰好從瑩姑腹上擦過。瑩姑順手掣回劍，往上一撩，但聽叮噹一聲，瑩姑也不知甚麼響聲，在危險之中，腳跟一墊，平斜着倒退出去兩三丈遠。剛剛立起，

許鉞的槍也縱到面前。原來許鉞始終不想傷瑩姑性命，回身一槍猛刺，正在後悔自己不該用這一手絕招。忽見瑩姑仰面朝天，避開自己槍尖，暗暗佩服她的膽智，便想就勢將槍桿向下一插，跌她一跤。誰知瑩姑在危險忙迫之中，仍未忘記用劍削敵人的兵刃。起初一劍刺空，敵人又槍法太快，無法避讓。及至仰面下去，避開槍頭，自己就勢撤回，一面往後仰着斜縱，一面用劍往上撩去。許鉞也未想到她這樣快法，急忙掣回手中槍，已是不及，半截槍頭，已被敵人削斷，掉在地上，痛惜非常。心一狠，便乘瑩姑未曾站穩之際，縱近身旁，一槍刺去。瑩姑更不怠慢，急架相還。

二人這番惡鬥，驚險非常，把觀戰的素因和陶鈞二人都替他們捏一把汗。陶鈞起初怕許鉞不是來人敵手，非常焦急。及見許鉞一支槍使得出神入化，方信名下無虛，這纔稍放寬心。他見這兩個人，一個是絕代容華的劍仙，一個是風神挺秀的俠士，雖說許鉞是自己好友，可是同時也不願敵人被許鉞刺死，無論內中哪一個在戰場上躲過危機，都替他們額手稱慶。

深知二虎相爭，早晚必有一傷，暗中禱告師父快來解圍，以免發生慘事。誠於中，形於外，口中便不住地咕嚕。那素因起初一見陶鈞，神經上頓時受了一番感動，便不住地對他凝望。

及至陶鈞被她看得回過臉去，方纔覺察出，自己雖是劍仙，到底是個女子，這樣看人，容易惹人誤會。及至許、餘二人動起手來，便注意到戰場上去。有時仍要望陶鈞兩眼，越看越覺熟識。二人同立江邊，相隔不遠。素因先前一見陶、許二人，便知這兩人根基甚厚，早晚遇着機會，要歸本門。因無法勸解瑩姑，這纔故意來做公證人，原是不願傷許鉞的性命。忽見陶鈞嘴脣亂動，疑心他是會甚麼旁門法術，要幫許鉞的忙，便留神細聽。如果他二人已入異派，用妖法暗算瑩姑，此人品行可知，那就無妨用飛劍將二人一齊斬首。及至看陶鈞口中咕嚕，臉上神色非常焦急，又有些不像，便慢慢往前挨近。陶鈞專心致志在那裏觀戰，口中仍是不住地喚着「師父，你老人家快來」。素因耳聰，何等靈敏，業已聽出陶鈞口中唸的是：「大慈大悲的矮叟朱梅朱師父，你老人家快來替他二人解圍吧！」素因聞言，大大驚異：「這矮叟不是嵩山少室二老之一朱梅朱師伯麼？他老人家已多少年不收徒弟了，如今破例來收此人，他的根基之厚可知。」不由又望了陶鈞一眼，猛看見陶鈞耳輪後一粒硃砂紅痣，不由大喫一驚，脫口便喊了一聲：「龍官！」

陶鈞正在口目並用的當兒，忽聽有人喊他的乳名，精神緊張之際，還疑心是家中尊長尋

來，便也脫口應了一聲道：「龍官在此！」便聽有人答言道：「果然是你？想不到在此相遇。」陶鈞聞言詫異，猛回頭，見那叫素因的妙年女尼，站近自己身旁，笑容可掬。不知她如何知道自己乳名？正要發問，忽聽素因口中說一聲：「不好！」要知許鉞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